

## 又见棟树花满地

□陈健全

周日,早起沿濠河散步,过了三元桥,从博物苑东南角新开的月洞门入苑,一树落英缤纷着。抬头望去,竟是久违而熟识的棟树。

棟树,一名苦棟,又名紫花树,雅号“晚客”,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大抵是因其既多且野的缘故吧,吾乡将其归为杂树。不必说河边闲地,就是街头巷尾,棟树也常见。小时候,我家门楼的外墙边、木槿篱笆内,除了槐榆之属,就有一棵棟树,碗口粗,看样子有几十年的树龄了。

孟春,院子里的梅花谢了春红,榆树生了新叶,而修柯长枝的棟树方才醒来,好像打了个哈欠,疏朗的枝头始露点点绿芽,如绿玛瑙,点缀了姗姗来迟的春色。怪不得,它号称“晚客”呀。

暮春,一丛从诸葛菜、木香、蔷薇喧闹的花事落了一重又一重,不知是否叫作“开到荼蘼花事了”。此时,棟树的叶子秀润了,棟花也绽开了,院子里包裹着一丝丝的香气,不蔓不枝地绕着。细看其花,细细的长筒形花瓣,淡淡的紫,绿叶丛中,影影绰绰。但这其实是个送春迎夏的讯号,应了《荆楚岁时记》所云:“始梅花,终棟花,凡二十四番花信风。”

春夏之交,细雨霏霏,棟花落了一地。“小雨轻风落棟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宣城卖酒家。”不承想,当年在如师教高等数学的父亲居然随口吟了一首诗,并告诉我,这是王安石的一首《钟山晚步》。这诗如同白描,不难想象出一幅诗意图:天空飘着牛毛细雨,棟花纷落,细小的红丝,如雪覆盖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临近江边的有户人家,木槿为篱,青竹做庐。走几步,便见悠然自得的卖酒人家。许是应景的情景教学吧,从此,我也记住了这首诗。

夏日,阳光灼灼,但棟树枝叶蓊郁,有如一把绿伞,撑开一片荫凉。这时,喜欢趁着早凉,搬张爬爬凳,倚只方杌子,在树荫下,背课文、习大仿、翻小人书什么的。其间,不时卖儿呆,仰头望望树上的青果。它,一天天、一点点地长大了。青碧、圆润、光滑,好看极了。但那时不知怎的,感觉不出光阴如梭,总觉得时间很长,时间的流光慢慢地在棟树上流过,亦在我们身上流过。

傍晚,小巷不免弹雨纷飞。盖因满树的棟树果儿,成了弹弓少年源源不绝的子弹。对天弹射还好,“呼”,一道弧线划过天际,应声落地。遇上恶作剧的,难免惹得鸡飞狗跳。弹弓拉长,一松手,棟树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出,射到鸡身上,“咯咯咯”,转上三步弧圈——被打蒙了;射到狗身上,狗激灵一跳,继而深巷闻

玉兰  
一瓣

犬吠。临到重修水绘园那年,老城脚跟前的北土山泥土多得没处去,竟就近倒了几十板车,堆在门前空地上。土快堆到枝丫处,如此一来,让细伢儿们省却爬树之劳,立可捷足攀树当猴子。

深秋,棟树叶落,一串串杏黄的棟树果,悬于枝上,随风逍遙,煞是可爱。放了学,常遇见有人踏着脚踏车,驮着麻袋,走街串巷来收这棟树果,说是棟树果可以做药呢。

萧瑟的冬天一到,树叶全落光了,坡上铁干虬枝的棟树,却更显洒脱了。其树形,清约简淡,有点像画册上的素描,也像习字帖上的行草,笔笔生姿。

那时的冬天,少不了几场大雪。白雪皑皑天,常有寒雀落枝,“叽叽喳喳”,争啄那树梢寥落的棟树果。可能饥不择食吧,雀儿不畏其味苦。落雪纷扬中,鸟雀啄破了果皮,黄白的果核散落于地。而它们待到来年打春发芽,在春风里,又繁衍了一棵棵小树苗。

不知不觉,棟树伴我长大了。直至有年老家建房,伐了,它成了无言的木头。不过,幸而转换成几张凳椅,至今还在老宅里,留得一份可以触摸的念想。尽管知道,树本无得失之心,但从此心中烙下了一棵棟树。

门前吹着棟花风,心底翻花,不禁想起去年谷雨时节,于荆楚大地邂逅的一棵棟树。

那天,登过江城武汉的第一地标——黄鹤楼,出了公园大门,还没等我从诗意的白云黄鹤遐思中缓过神来,就在轰隆隆的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一棵遒劲的大棟树又惊艳了双眼。只见它树冠如盖,其上淡紫色的小花密密匝匝,组成的一朵朵圆锥形花序缀满枝头,如梦似幻。树下,游人顾盼游连这如诗如画的盛景,更有着汉服的女孩衣袂飘飘,拍摄写真,而花树之后,所借远景恰是蓝天白云映衬下的黄鹤楼,唯美的镜头感十足。

江风乍起,一树繁英窸窸窣窣随风而下,撒了一地不说,还飘入浩荡江水,伴着一江春水向东流。看来,白云千载空悠悠,但荆楚大地暮春的物候——“谷雨三信:牡丹、荼靡、棟花”,倒是亘古不变。平生第一回到武汉,就意外感受了一番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说法,“一年之春,始于梅花,终于棟花”,委实幸也。无巧不成书。前不久,从《光明日报》(2020年3月21日)上读到一篇《武汉植物笔记:从植物中感知城市的春》,春来百花香,科普作者刘从康老师竟也倾情于江畔这一树棟花的景致,赞叹“这是最‘武汉’、最美的春天。今年,我们一定再见。”知音般的话语,读来怦然心动,能不几度梦回?

年华轮转,又见春光到棟花。值得回味的吾乡棟树之外,又多了一棵远方的棟树。



春到草原

陈顺源

## 巍然屹立我中华

□周振新

邪毒泛滥一时狂,  
忽如山崩万丈悬。  
车船不行机爬窝,  
封城闭市沉凄惶,  
狮虎豹狼落病猫,  
哀鸿饿殍墮深渊,  
数百万人染沉疴,  
几十万命丧黄泉。  
最恨霸凌无人道,  
忍将人命当球传,  
荒唐无良施阴招,  
丧心病狂甩锅忙。  
天道为公称量准,  
转瞬报应必有缘,  
咎无可辞存铁证,  
妄自尊大苦果尝。

紫琅  
诗会

东方大国有担当,  
抗疫护民无天上,  
众志成城赢必胜,  
固若金汤防疫患。  
有序复常两手抓,  
人民利益高至上,  
淋漓尽致显优势,  
得道多助归众望。  
携手友邻共抗疫,  
倾心尽力胸坦荡,  
秉承命运共同体,  
慷慨无私树风范。  
树欲静而风不止,  
邪毒霸凌犹嚣张,  
龟鳖蛇虫何所惧,  
巍然屹立我中华!

## 植物界的音乐课堂

□马国福

油菜花厚德,她遵从大地的教诲,以黄金般的道德向天空和大地进贡所有的芬芳。阳光如圣旨,田野里颇有些皇恩浩荡的感觉。油菜花汹涌澎湃,她抚育的芬芳如一匹匹马驹在风中奔跑。我就是那个最贪婪的农夫,在田野间索取着油菜花体内的美德。花深如海,如酒窖,有多少蜜蜂醉倒在窖里?多少人来了又去了,这荼蘼的春天啊,就该纯粹,就该挥霍,就该奢侈,就该畅饮并懂得赞美。如果有蜂箱,那里面该是多么豪华的宫殿啊?住着多少没有户口的春天。我羡慕那些高明的鸟雀,它们才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生灵。花城如海,我在寻找每一只蝴蝶前世的灵魂。

每年春天的时候,五点光景,我总会在鸟鸣声中醒来,夏天尤甚。昨天在海安亲戚家的田园里,我仔

细观察过经历了秋冬季节的寒霜风雪后枯寂的丝瓜藤。藤水分失尽,干枯,横七竖八密密麻麻地搭在树与树、瓜蔓与瓜蔓的空间里,像被废弃的作战地图。有的丝瓜完全没有了内容,徒具一身褶皱表皮,如枯笔留下的感叹号。很多卷须低垂着挂在细瘦的茎枝上,如弹簧,似螺丝,一匝一匝有序旋转着,大面积的枯藤看上去就是音乐家丢下的作曲曲谱草稿,卷须就是这个乐谱上的声音高低的谱号了,有的卷须挂在高音区,有的挂在低音区。仔细一想,田园里有很多作曲家,风当仁不让要排在第一个位置,最常见的鸟雀、喜鹊、斑鸠、布谷是合唱团的主力队员,雨露、雷电、霜雾、禾苗拔节的声音是偶尔来造访参与修改乐谱的作曲家。冬天,它们共同组成了田园里侘寂风格的交响乐,曲调不会单

一,每天经过的风不是相同的,每天穿插的阳光也绝不会雷同。

如果我们能毫无忌惮地在田野里睡上一晚,听虫鸣的合奏,听植物的交响,听星辰的小夜曲,听露水的圆舞曲,在这个微观世界里洗耳恭听日常喧嚣里听不到的各种声音,这声音纯净如水,有花香,有泥土馨香,有植物的清凉,有缠绵的底蕴,绝不会亚于我们在剧院听到的那些高雅音乐。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就在山川河流田野田园的肺腑里。再杰出的班得瑞也无法超越自然田野的原声,这原声就是一种治愈系的良药,我估计有焦虑的人如果融进这方天地自然的音响里,把自己当成一个音符,那么他的病灶肯定就会被自然界原生态的音乐祛除。

田园是宇宙里最优秀最杰出的医生、教师、音乐家、慈善家、艺术家……

## 四季穿衣

□通理

北京的五月,常常比南通还热。先还是迟迟不见春的感叹,却似一夜之间来到夏季,长衬衫是穿不住了。北京的友人告诉我,北京的冬长、春短。当时我还不太明白。到三四月份,地还冻着,柳枝见不到嫩芽,而正是这个时候,春已蠢蠢欲动。衬衣、外套没穿上几回,一下子就要光起膀子。果然,夏天以迅捷的姿态匆匆地赶了过来。

四季的北京跟故乡不同。1993年去京旅居时,正值仲秋季。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我是南通人在北京,时间整整一年。穿着秋季的服装,带上冬装,国庆节后径直飞赴北京。

一到北京发现,北方人除了穿夹克,还爱穿风衣。那时南方也穿搭风衣。感觉穿风衣的定是风流倜傥的文艺范儿,最好个儿也一定要高,自然南方人普遍没北方人个儿高。我也想买上一件合身的风衣,尽管当时个儿也就170厘米吧,显然属于“南方人”。

秋季不长,冬季立马到了,北京的冷法与南方决然不同,温度必定在零下,而且总是到零下几度到十几度之间。南方的棉衣棉裤,多是半身的,而北京的“滑雪衫”可以是长及脚踝的,把两小腿都统统地遮住。不知谁告诉我一个信息,北京的皮装有名又有价格优势,于是根据指引来到了前门。这是一个偌大的皮装市场,厚厚大大的,买上一件,价格也才百来元。随后了解到,主要是皮革处理与南方不一样,所以便宜,到南方穿还容易有异味,不耐穿。整理行装回家过年,皮衣是又厚又重,小心折叠了放在行李中所占位子还是很大。怎么办?那就穿在身上。携带好几件行李,特别是穿

上这件新买的送老人家的皮装,行走都会慢半拍。坐火车中铺到南京,转乘汽车,傍晚路过如皋,朋友下车了,我摸黑继续搭车返抵南通。心里很开心,价廉物美的皮衣带了回来,可以去换足够的亲情。

冬季的北京并不难过,因为屋子里有暖气片,脱掉厚衣,只着单衣,能暖融融地在屋里读书写作,舒适得很。倘若出门半个小时,回到屋内,绝对不感觉到寒与冷。自然,小时候的“冻疮”也丢到了九霄云外。不过,屋里也干燥,需要在脸盆里放上水,增加湿气。衣服洗涤了一般就放在屋里晾挂着,不用多少时间就能干,而这样晾干的衣服没有阳光的味道,穿在身上不利索,也不太舒服。那个时候,北方风沙不像现在,强风、沙尘还不严重,过个北京的冬于南方的我来说非常有新意,至今仍惦记有暖气的北京之冬。

冬天冷,夏天也热。那时从南通带来的夏衣中有一件短袖真丝衬衫,当时南方、南通正流行这种丝质衣饰。穿了这件薄薄的衬衫,去火车站接从南方出差回来的友人,哎呀,热得不得了,胸部、背部都汗湿,连手臂上也是,湿了一大片,整件衣服湿湿地紧贴在身上,十分难堪,而手边也没有干衣服可换,只得狼狈地急急返回前门东大街的办公大楼。此事仍记忆犹新。夏天,我们还常去游泳,冬天也是,泳衣、泳帽也是常常在店里光顾之物。要买进口的,贵;买国产的,土。怎么办?还经常纠结。东单、西单,特别是燕莎购物中心,就去过不少趟。似乎到了这些商厦,才赶上了时尚的点儿。从那时起超爱游泳,其实还是虚荣心,因为泳馆游泳在大冬天可

灯下  
漫笔

算是“贵族样”的生活。

北京是古都,老百姓穿着其实还是朴素的,但她也是时尚之都,外国人特别多,所以体现在服饰上、衣着上也是这样,有大气、洋气、贵气的一群人。想办法找熟人用人民币换得兑换券,到城东的友谊商店(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南通也有,还有一种票证叫侨汇券)购物,看上短皮靴子、文化用品潇洒地支付兑换券。休息天,商场可以一家家地逛,衣服试了一件件,最后也不一定买,因为毕竟腰包不鼓啊。偶然买上一件,一定会高兴好久。看中的当然多是北方多、南方少的长款大衣、靴子、围巾。那些才是能让南方人眼前一亮的时尚品,那时南方男生也喜欢穿长短靴。赶着年轻的节奏,追逐着时尚,尽情在琳琅满目的货品中感知与小城市的不一样。

中央机关对衣着并没有统一的要求,青年工作机关可以适当活泼些,不用那么拘谨、刻板、严正。楼里最大的领导也常常是衬衫夹克衫,上电视也一样如此,显得随意而有亲和力,平时也不穿西装,而其时反倒时地方官员更喜欢西装出场。回通以后,更多时候也是着便装,一直到现在,除非有外事任务,特别是接待日本友人。

一年将过又到秋天,秋意在脑海里划下一道道看不见的风痕。穿着秋衣来,穿着秋服归。只是当时有何等的不舍,其中就有天气的分明、四季的服饰、购物的便捷、货品的多样。衣着在外,但会折射内心;衣着四季,见证一年走过。穿着秋衣回到家乡,一直到今天人生的秋。其实,时在初夏,却惦念着秋风中离开北京,那是我一连穿过秋冬春夏四季服装完整而丰富的地方。